



劉 白 羽

莫斯科訪問記

新文藝出版社

劉 白 羽

莫斯科訪問記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二·上 海

莫斯科訪問記

著者 劉白羽

*
* *

有 版 權

1951年3月海燕第一版上海印0001—4000冊

1951年4月海燕第二版上海印4001—9000冊

1952年1月新一版(增刪本)上海印9001—11000冊

1952年8月新二版上海印11001—14000冊

書號(168) [I III 7] 定價 洋 10,0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序

『莫斯科訪問記』是我參加拍製『中國人民的勝利』的一個學習副本。因為我是爲了完成這部電影片，而在一九五〇年夏季應蘇聯電影部之邀到達莫斯科的。

在莫斯科，我生活，我工作在國際兄弟友誼的溫暖之中，這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

在莫斯科的時候，我非常地懂得了時間的寶貴，因為我要在有限的時間裏進行無限的學習。

蘇聯，社會主義國家正在向共產主義作偉大的邁進，我們要學習的太多了，但時間是有限，我們還要進行緊張的工作，因此我爲自己規定了——文學與電影這個課題。這一方面是我自己工作業務比較容易接觸，同時我相信從蘇聯的文學藝術方面我們也許可以更恰當的理解這一個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成就的，而這也就是我們中國文

學電影事業即將走的道路。我非常感謝在莫斯科的期間，不但以參加工作關係而進入電影藝術的工作部門與蘇聯朋友朝夕相處，同時我們還得到蘇聯作家協會和蘇聯電影事業部的親切的招待，他們爲我們安排了一個理想的參觀與訪問的節目，雖然這些節目時常是在工作空隙中進行，但是熱情的主人總是關切着唯恐我們錯過任何一次機會。我記得常常到深夜，甚至有時到黎明（夏日莫斯科時間三點鐘開始天明）我還來不及整理好參觀與訪問的記錄，但，那安寧的紅場旁邊的夜晚與黎明，使我感到無比的愉快，什麼也沒有比學習到想學習的東西再愉快了。有幾次，我看着克里姆林上空的黎明，我覺得我增加了無比的信心與勇敢，莫斯科這樣教育了我。

因此，我不但用這本書來紀念我在莫斯科的日子更重要是它是我重要的學習記錄。我記得向莫斯科告別那一個深夜，我乘車赴飛機場，我很久很久回過頭看着——克里姆林上空的紅星。被紅星照耀過的人，紅星將永遠在他心中閃亮。至今耳中還響着蘇聯友人親切的呼喚：『斯大林——毛澤東』、『北京——莫斯科、莫斯科——北京』，兩個名字合成一個和諧的聲音，這聲音包含着偉大的內容和偉大的力量，它預示着世界

人民的勝利，它宣告着歷史的新的時期。

時間真快，從莫斯科回來已過一年，趁本書第三版機會，除這序文外，內容方面也做了一點增刪，同時，將我最近寫的『在「中國人民的勝利」創作中學習』一文附錄於後，因為這也是我學習記錄的一部分。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四日夜。

目次

序

走向莫斯科·····	一
向克里姆林紅星致敬·····	二三
斯大林號召着勝利·····	四
訪問伊里亞·愛倫堡·····	五
西蒙諾夫談『日日夜夜』的創作·····	六
『真正的人』作者波列伏依·····	七
蘇聯作家與人民·····	九
訪問文學院和阿扎耶夫·····	一〇

訪問『文學報』.....	一二五
蘇聯電影事業部部长波爾沙科夫談蘇聯電影.....	一三九
訪問『攻克柏林』的作者巴甫連柯與導演者齊烏列里.....	一四九
在『旗』雜誌編輯部.....	一六一
響亮的瑪耶闊夫斯基的聲音.....	一七三
記卡列布爾工廠.....	一八九
豐收的台爾曼集體農莊.....	二〇七
伊林斯基森林裏的夏令營.....	二三五
附錄 從『中國人民的勝利』創作中學習.....	二三九

走向莫斯科

我於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從蘇聯遠東經貝加爾湖區橫逾西伯利亞、烏拉爾，走向莫斯科。

當貝加爾湖的落照閃亮了積雪的山峯，當西伯利亞的大森林遮住列車的窗口，——當奧比河流向北冰洋，……當烏拉爾工廠的煙囪在夜光中噴着白色煙霧，我永遠不能忘記我那每一刻都在加深的心情。我告訴我自己：你在順着世界最光榮的一條道路前進，你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和平、幸福與人類理想的高峯。

我願意留下我最簡樸的心意與深切的愛，也願意留下永不磨滅的蘇聯友人的國際友情，我不加修飾的記下我的記憶：

五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進入蘇聯的第二日，早晨起來——車窗外一片亭亭直立的松樹，這是遠東的貝加爾湖後區，前面將是西伯利亞。西伯利亞冬季有大風雪，但我們多少年來是那樣想望着它。看，這一棵樹，讓我想起過去的西伯利亞，——古俄羅斯受難者的墳墓啊！列寧、斯大林在這裏流放過，可是現在呢？現在是繁榮、自由的土地，新的世界。車的左側是小河，河叫『赤丁卡』，河那面是優美的山和樹林，這兒正是熱鬧的春光，山上開滿紅色的花，上午十點鐘到達赤塔。這是我所見到的蘇聯東方第一個大城市，車站上整潔而有秩序，我們到車站食堂去進早餐，看見壁上高懸着一幅普式庚仰身揚手朗誦的油畫，對我來說這似乎是一種象徵，象徵社會主義文化生活與經濟生活的偉大成就。

五月二十六日。

我們這一節車箱的管理員是恩琪品娜，已經四十幾歲年紀，從制帽下露出的髮絲已經有些蒼白，她永遠用慈祥的眼睛看着我們。她經常不息的勞作着。車休息時，她坐在車旁一堆木料上織花邊手工。她一一問我們的姓名，我們也問到她的生活，她說她的家在莫斯科，她隨車去海參威，每行二十日，回莫斯科可有十五日休假，她有一個兒子十八

歲，她滿臉露出光榮與驕傲說：『他是一個少共團員。』恩琪品娜在鐵路上服務已經八年，在蘇德戰爭中，她在前方軍運列車上，她到過明斯克前線，目睹炸翻的列車和犧牲者的屍體。

上午停在一個小車站，這是由一個叫作彼得洛夫的冶金工廠而發展起來的，從前是荒地，現在是大片新築成的工廠與住宅。

進入蘇聯國境以後，繁榮與幸福的印象愈來愈深刻。從車箱上的孩子也體會到這一點，蓮蓮是個憨態可掬，惹人愛憐的小女孩，金黃色的髮辮，淡藍色的眼睛，她能背誦很多首普式庚的詩。包利亞是一個雄赳赳的男孩，沙沙剛學走路，就伸着小拳頭跟人鬭拳，被全車人愛護。就是每個車站月台上，每個小孩子，都如花朵一樣。這不但說明孩子的幸福，也說明他們的父母、家庭、整個蘇聯的幸福。餐車裏的食客大部分是紅軍軍官和戰士，列車每到車站，大部分旅客都奔向車站商店。婦女穿着各色便服，紅的、白的頭巾，只要有二羣人在一塊，那就是一片五彩繽紛。

從早晨就看見西伯利亞大森林，——靜靜的一望無盡，連綿不絕。鐵路附近有時出

現大片集體農莊的土地，火車走半晌還看不見地的邊緣，拖拉機在黑土上忙碌的耕作；農莊莊員的房屋都有花園，有許多是新製的木屋，新鋪的屋頂閃着光，據說這些新的房屋都是政府給復原軍人建築起來的。窗子像眼睛一樣張着，好像在說：『你看，我們多幸福。』家家戶戶窗玻璃裏面都是滿滿的鮮花。

下午兩點鐘到達布巴累特蒙古共和國首都烏蘭烏達。在烏蘭烏達車站上，一個在冬季皮帽上配帶一枚紅星的青年鐵路工人跟我們談話。他就是烏蘭烏達生人，在這鐵路段上已服務十八年，我從他了解了蘇聯勞動人民的光榮心情。站台上照例擴送着音樂——入蘇聯的第一日在一個小車站上我就聽到柴伊闊夫斯基的『一八一二』——他快樂的告訴我：『同志，一切都好，沒有一樣不好。』我問他戰爭的時候在那裏，他說同德國人作戰。他說：『在蘇聯人民心中有一條法律，就是保衛祖國。』這是一句多麼明朗堅定充滿信心與愛情的話，讓世界上一切新戰爭挑撥者聽一聽布巴累特蒙古共和國的普通工人的話吧！

這時，一羣年青的穿了工作服的孩子圍繞了我們。他繼續說：蘇聯人是堅強的，——

他說：『我永遠是在軍隊裏，因為在我的認識中在勞動軍隊裏和在作戰軍隊裏的概念是一樣的。』他指着周圍的孩子們介紹，他們每日工作六小時，學習六小時。他又驕傲的把一位穿藍色鐵路員工制服的老人指給我們看，他羨慕的說：『他在這鐵路上工作已經四十多年了。』這兒一切是真理變成現實，——列車在這兒掛上一節漂亮的藍鋼車，那是專門爲一批烏蘭烏達工人到高加索去度夏日休假而掛上的車輛，遠東與高加索，莫斯科與北極，勞動與幸福，一切是交織在一支快樂而和諧的樂曲中的。我們的朋友伯斯梅特在餐車裏指着一盒火柴說：『在遠東我們使用着愛沙尼亞達林火柴廠的火柴。』蘇聯勞動人民處處洋溢着對中國人民的熱情——第一天，就有一位五十餘歲的司機跑來和我們熱烈的傾談，他說不久以前他親自開着列車送毛澤東主席直到鄂多波爾，——我從深心裏感謝他，因為那不只是他的光榮，也是我的光榮。

車續開。我從車窗上看着窗外的河流，我們都等待着歡迎貝加爾湖。優秀的電影『西伯利亞交響樂』的外景隊就在前面這一帶地方拍攝外景的。下午，四點一刻鐘，看見右側遠方出現一條白線。

馬列雪夫興奮的跑來指着那遠方：『貝加爾！』

列車穿過樹林與草地，很快走近貝加爾湖岸邊，貝加爾湖還結着冰塊，——我們將繞過湖的半面，直趨莫斯科。車停在湖邊莫撒瓦亞小站，站上工人還穿着棉上衣，皮的長筒靴，據蘇聯同志說，貝加爾湖永遠不能游泳，因為永遠涼透骨髓。我走向車門口，車已開動，恩琪品娜站在梯階上手揚黃旗，她口中愉快的哼着樂曲：『打打……打打……』右窗外總是貝加爾湖，恩琪品娜端着幾杯熱茶進來說：『貝加爾湖的水，最好的水呀！』啊，感謝，這遠方的湖和這深厚的人情，——山峯上還閃着冬季積雪——恩琪品娜又來了，我們向她道謝，她笑着問：『貝加爾湖的水不好喝嗎？』我們答：『好。』她說：『那就再喝一杯！』實際我爲了我胸中的愛情而一連喝了三杯。

鄂多波爾鐵路站長亞歷山大·基里洛維區到葉爾庫斯克去，和我們同車，他到我們車廂中來，他望着窗外一望無際的貝加爾，他唱：

貝加爾湖這樣寬啊，

黑龍江呀流的那樣遠。

他還唱了一個貝加爾湖一帶流行的古老民歌，描敘古代一位皇帝打了敗仗，從莫斯科進向庫頁島，打這兒經過，從大森林裏，順着只有野獸走過的小徑，唱着這樣一支歌：

在黑暗的大森林裏，

西伯利亞是多麼的遙遠啊！

跑呀，跑呀，

庫頁島的流浪漢啊！

歷史的時代過去了。他又唱起一支蘇德戰爭中流行的歌子：

霧啊，霧啊，

我可愛的森林和田園，

游擊隊出發向遠方，

去打擊敵人呀！

亞歷山大·基里洛維區和德國法西斯作戰一直到拉脫維亞。他的父親現在還是一個西方鐵路上的工人，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使這個工人的兒子可以受教育，基里洛維區

在鐵路專門學校畢業，從一九三二年就在鐵路上工作，一九三七年調到遠東，蘇德戰爭爆發，他打了三年仗又回到遠東，在中國和蘇聯邊界的第一個車站上工作。我對他說：『每一個中國同志到蘇聯來，第一個會首先認識你，你是我們的朋友，我特別要記得你曾經在哈爾濱爲了中國人民的解放流過血。』

我們正談話，——一位穿白罩衣的女醫生進來檢查我們的健康，她是專門隨同海參威到葉爾庫斯克列車上進行工作。

剛才在貝加爾湖岸邊上看見碎冰，現在到了寬闊的湖面，卻是一片煙波浩渺，湖水清澈見底。窗外永遠是白樺，新造的漁人的木屋，我不禁稱讚起這自然風景的美麗，可是車上每個人都說：『這還不算美麗，美麗的還在前面。』有一個朋友告訴我：『雖然這草原上很枯燥，還有灰塵，可是每一個住在這裏的人都說這裏最好。』是的，每個人對每片土地的愛，合起來就是對整個蘇維埃祖國的愛。車在紅色的夕陽中緊傍着湖岸駛行，好像我們伸出手就可掬一掬湖水，夕陽的倒影在湖的鏡面上有如一支火熔的巨劍，光芒射入。湖上有人垂釣，有人拽網，這裏有集體漁場，如同田地上有集體農莊。

照例是八點鐘到餐車上去。晚間車上有熱水洗澡。

午夜，醒來，看見右窗外一片亮晶晶的燈光，車已停在葉爾庫斯克，氣候極寒冷，在車箱內我還披了夾大衣。旅伴都睡了，我非常歡喜安寧的靜夜，那橙黃色檯燈光……我在馳思，——我很想總括一下三日來的印象，但這似乎不可能，如同一個人一下站在一
片燦爛陽光中，無法立刻分辨他的印象。有些人也許會用奇異的眼光驚訝在這土地上發生了奇蹟，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這是偉大真理的實現。一點也不錯，日子按着共產主義所指的道路前進，蘇聯今日的生活，正為全世界人民（我想連美國人民在內）指出他們未來的明天的道路。感謝斯大林，感謝蘇維埃人，因為在你們那巨大灼熱的心裏充滿對全世界人民的愛情，你們努力帶引着我們前進。讓我在這深夜，向那曾經在莫斯科，在列寧格勒，在斯大林格勒的英雄的每一滴鮮紅的血致敬，那每一滴血都是火焰，這火焰，將永無熄滅之日，它將被舉在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手裏。讓貝加爾湖的水永遠澄碧，讓白樺樹永遠舒展着嫩枝，讓麵包永遠芳香，讓孩子們永遠朗誦着普式庚美麗的詩，讓每一部機器不停的生產，讓每寸土地都結下糧食。我們中國人民在那被迫害的世